



安居古城

# 在古城见安居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谭鑫

一条古道穿过了重庆西北的铜梁区，轮蹄商户络绎攘攘，收容着小镇的繁忙和闹热，涪、涪两江之水在这里静谧流淌，乌木溪穿城而过，山水挽留人在此乐业安居。驿路驰骋的奔赴、千年商贾的云集，加上龙乡人的苦心孤诣，造就了安居这个“古城”的赫赫声名。

铜梁安居古镇，是重庆唯一能称为“城”的古镇。这座“活着”的千年古镇依山而建、傍水而生。古镇城墙耸立，老街起伏蜿蜒，负龙门，控铁马，水系环绕，意境流深。漫步青石板老街巷，足音里回荡着时光的余响。

我们到达这座古镇已是夜深，人声渐息，但涪江的水还未眠，好似刻意在江心为我们留着几盏灯，踩着石梯入住民宿的某个瞬间里，这个初次见面的小镇，和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人，仿佛互换了一种情商和钟情。

秋日江边的早晨，两岸轮渡的汽笛不疾不徐地唤醒了古镇，也提醒了睡梦中的人。推门而出，天已大亮，在山腰石梯搭建的“城墙”前驻足，放眼天地皆宽，涪江水烟波浩渺，近在眼前，蒙蒙碧水中开荡着在两岸码头来回的客船，和偶尔穿江而过的货轮，它们在涪江里用波纹互划边界，由物及人地撑渡着古镇；侧面俯瞰，泉溪大桥横跨涪江，桥的两侧依偎着涪江和

涪江，一辆辆汽车从桥面飞驰而过；回望，古镇高楼低屋鳞次栉比，街道回环纵横；环顾之下，忽然有种错觉，安居城似乎被涪江和涪江合抱着，宛如被长江、嘉陵江相拥勾勒的朝天门。

趁着秋高气爽，索性沿紫云宫往中心地带进发。一条麻黄石板路上幽幽铺延，两旁是有别于传统川东民居风格的店家商铺，青砖、木门、轩窗、檐角，在檐前门头大红灯笼的映衬下，古香古色的老街气息扑面而来。有些民居呈二层骑楼式样，由深色木梁嫁接并排铺展而去。而那些转角可见的马头墙、穿堂、脊吻、格窗……则不时让人缓步凝神，隐隐觉得，眼前的景致，和徽派建筑有种殊途同归的渊源。

沿街的店铺门牌相连，人声不绝。长存的烟火气，正好接续上古镇由来已久的兴盛。听向导介绍，涪江又名大安溪，古镇因其而得名，有安居乐业之意。据史料记载，古镇始建于隋朝开皇八年，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。古镇中城墙院落、宗祠行会、宫庙建筑林立，其中“九宫十八庙”“安居八景”享誉川渝，另有巴渝文化、宗教文化、移民文化、龙文化、抗战文化在此交融互汇。至今，古镇内有重庆市级、区级文物古迹197处。置身其中，可以从很多古物身上触摸到千年的历史记忆。

穿过成群商铺，爬上层层石级，城隍庙立于眼前。由回廊右转，来到古镇中最高处——玉皇楼。玉皇楼居于江之畔，立于山之巅，楼如其名，高耸入云，有君临天下的恢宏气势，登楼而望，可收古镇四方风光于眼底。站在玉皇楼环视这座城，心中不免想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岳阳楼，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的鹤雀楼，以及“画栋朝飞南浦云，珠帘暮卷西山雨”的滕王阁，还未深思对比，却被楼下城隍庙的诵经声打断，刹那好似醍醐灌顶——楼与楼之间本来无异，我的攀比未免有些庸人自扰。

古镇南边，颇令我意外地矗立着一幢建筑，青砖黛瓦，飞檐翘角，雕饰考究，典型的明清风格，左边与天后宫（又名妈祖庙）共壁，右与齐安公所（又名帝主宫）接壤，细看原来是湖广会馆。由低到高多重进入深入门，正门上方挂有“湖广会馆”和“万世永赖”两块匾牌，第二重的中心部位有一座戏台，从戏楼下步入宽大院坝，背墙上已被风化的草龙隐约可见，铜梁作为中国的龙乡，区内处处有龙，桥栏雕龙、廊柱盘龙、公园塑龙、地名带龙，想来戏台有龙也不稀奇。古戏台前柱上斜撑雕刻精致，人物栩栩如生。天井、院落造型独特，房间布局错落有致。在戏楼对面的二楼

里，有一个茶楼，平常镇里的人常聚于此，点一盘干果小吃，要一杯绿茶，就能坐上半天，时不时开演的川剧变脸、小品、相声等民间曲艺，更是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虽然我去时不是旅游旺季，但古镇随处可见来此写生的学生，他们多是三五成群，手中提着桶和笔，身上背着颜料画板，在古镇里星罗棋布，转角即是、拾级即见，恰如城中的风景。在古镇碎步的闲暇间，突然看到一座门坊，横书“陆军军官学校”。这历史书中记忆犹新的名字猛然现世，却让我有些难以置信。这座有名的“黄埔军校”，怎会坐落在这遥远的西南小镇呢？后来得知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际，黄埔军校也西迁至安居，有五届军校学生都是在这里完成了学业，并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的铁血篇章。望着门坊下正埋头画画的学生，我仿佛看到了这座千年古镇在人文山水之外，那铁骨铮铮的一面。

在古镇闲逛，身边不时会走过背着背篓的大姐，和提着茶杯漫步一座城的中年人，他们还保持着古时旅人的习惯，走累了，就在城门下倚靠休憩；逛饿了，就买一点城中的小吃或自备干粮，诗和远方其实就是心安吾乡。哪怕只是配上一碗豆花饭，喝几口老鹰茶，眼前生活和古镇历史，不经意间就这样在唇齿之间流淌。

# 拜访陈独秀旧居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耕夫

乙巳深秋，谒鹤山坪。几水汤汤，不奏楚音；鼎山巍巍，难载皖竹。石阶斑驳处，恍见青衫蹒跚；柴门虚掩时，似闻徽语沉沉。院角老梅虬曲，犹抱孤山雪魄；檐前铁马叮咚，尚怀采石矶涛。

仲甫生平，实乃旷代悲歌。北大红楼，曾燃星火；新青年笔，欲破混沌。尝自题“行无愧怍心常坦，身处艰难气若虹”，此联至今悬于朝门，墨色如新。想其金陵牢房注《小学》，长子延年血染龙华，次子乔年骨埋荒冢，犹能掷笔长叹：“示儿诗已成绝响！”真所谓：启蒙者终成孤鸿，播火人竟作寒星。

细观先生客居陈设，令人鼻酸：皖南藤箱贮未竟稿，怀宁秃笔书绝命诗。壁上联语入木三分，恰似老梅铁干；案头《楚辞》朱批如血，恍闻屈子哀郢。最堪痛者，灶台药鼎相依——想其晚年胃

疾缠身，犹拒嗟来之食；家国破碎，尚存赤子之心。杜工部“天地一沙鸥”，岂非先生写照？

徘徊石院墙外，忽见野菊凌霜。忆其少年撰《安徽俗话报》，中年创《新青年》，暮年作《金粉泪》——始终以文字为戈矛，以气节作脊梁。昔屈子行吟汨罗，犹有郢都可念；先生客死巴蜀，竟无祖坟可归。然其精神血脉，早化北大红楼砖石，融延安窑洞灯火，铸就共产党人最初风骨。

嗟乎！自古改革者多悲，启蒙者常孤。然以文科学长之身创党，以考据训诂之才释经，三千年文明转型关头，先生实为承前启后之巨擘。今见长江东去，浪淘尽多少显宦；独有鹤山梅影，依然伴月魄霜魂。乃作绝句以祭：

巴山楚水泣孤鸿，腹有雄文道未穷。  
乱世浮沉身独醒，千秋毁誉付长风。



陈独秀旧居

# 坚韧的左公柳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吴天胜

甫入陕境，公路两旁的行道树便以柳为主。起初只是寻常景致，如同故里江畔垂丝，未曾在意。驶入平凉市区，路旁柳树愈发粗壮虬劲，苍翠蔽日，显是历经了漫长岁月。

停车安顿后，寻访当地美食。穿街过巷，不期途经柳湖公园。其时园内修缮，我们便沿公园旁辟出小径行走。小径不长，两侧护坡灌木丛生，或知名或不知名。行至中途，一株巨柳赫然入目。树干之粗，非两人合抱不能围。我顿生疑窦，柳树焉能如此伟岸？故乡湖畔河堤，柳树常见，粗不过碗口。驻足细辨，树纹如刻，叶形如眉，垂条依依，分明是柳树风骨。抬头端详，树干悬一金色铭牌——“古树名木，早柳”。

前行未远，这般粗壮的早柳接踵而至。拐角处，两株巨柳尤为醒目，根部以路牙石围护。圈内斜置大理石一方，上嵌铭牌——“左公柳：实名早柳，杨柳科，落叶乔木。为了纪念左宗棠率部栽植三千里杨柳的功绩，后人称颂其为‘左公柳’。园内现存147株。”

恰逢园林工人经过，我忙上前询问。得知此乃清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，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重建柳湖书院时所植，至今已历158载寒暑。刹那间，一股无言的敬意自心底奔涌而出。

行至早柳旁，我不禁伸手抚摩：树身伟岸，恍若左公当年魁梧之姿；树皮粗砺，想是他西征风霜磨砺的脸膛。

思绪溯回十九世纪下半叶。左宗棠挥师西进，江南人士骤临西北苦旱，水土不服尚在其次。最是那死寂荒凉的大漠，如何安顿万千湘子弟？征战或可速决，治理却需深谋远虑，征伐与治理如同车之双轮，方能根基永固。其民本之思，便化作最朴素的宏愿。让这西北瀚海，亦能生发如江南般的绿意。

柳树，沾土即活，生命力顽强。植柳固路，防风、庇荫、定道，实为上策。军民响应如潮，千里植树。据左公亲录，自陕甘交界之长武县至甘肃会宁，成活之柳即达26.4万株！为护此绿荫，他更颁《楚军营制》，严令“勿剪勿伐，左侯所植”，亲拟告示昭告。柳树不负所望，兼得制度护佑，终成“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”之壮景，将江南春色，深深植入这五门关外的风沙之中。

百余载光阴流转，昔日稚嫩树苗，已参天而立，根深叶茂；左公当年筚路蓝缕之功业，亦如这早柳深扎的根系，牢牢植于西北大地，更铭刻于人心深处。它们不仅是活着的纪念碑，更是生命韧性的象征，在风沙干旱中，默默诉说着坚持的力量。

告别平凉，车行泾川、长武境内，窗外仍见一行行道早柳，傲然挺立。它们根植于左公的伟业，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，默默延伸着一条穿越时空的绿色征程。这征途，承载着历史的厚重，更呼唤着今人与后人，以同样的坚韧，去守护、去拓展我们共有的绿水青山。这绵延的绿意，正是一场无声而浩荡的、新的绿色长征。

